

五界妖姬 倾心打造悬疑之作

绯衣公子

镇尸窟

暗◎著

肉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

骷髅幻戏、皮影精怪、天书神警……

极度妖艳神秘的男人，极度沉默之中的杀戮；

当白骨自血肉中凸现，即是真相大白之时。



新世纪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绯衣公子

镇尸腐

暗○著

·广州·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尸官·绯衣公子/暗著.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05-4174-3

I. 镇… II. 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486 号

镇尸官·绯衣公子

暗 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4174-3

定 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5770

目 录

楔 子	1
一	3
二	10
三	17
四	24
五	32
六	39
七	47
八	54
九	62
十	69
十一	76
十二	83
十三	90
十四	97
十五	104
十六	111
十七	118
十八	125
十九	132
二十	139
二十一	146

镇尸官

二十二	153
二十三	159
二十四	166
二十五	174
二十六	182
二十七	189
二十八	196
二十九	203
三十	210
三十一	216
三十二	223
三十三	230
三十四	238
三十五	246
三十六	253
三十七	260
三十八	267
三十九	273
四十	280
终	288
后 记	293

楔 子

时近寒冬，四更天，深夜静悄悄，家家户户都锁好门窗躲在暖乎乎的被窝里睡大觉，石板街上只有打更人孤单的身影，一人一狗，竹梆子笃笃敲，借着晕黄的牛皮灯笼，一路顺着平安街由西向东走去。

打更人约五十岁的年纪，白发苍苍的一个孤老头，连脚边的黄狗也是毛秃尾败，垂头丧气打不起一点精神。此刻风吹得一地黄叶翻飞，人冻得结结实实，连腿脚动作都迟缓到步履艰难，偶尔紧一紧衣襟，听耳边阵阵鬼哭狼嚎，像是有人逼紧了喉咙在拼命尖叫，又像是无数条毒蛇嘶嘶地吐着红信子，听在耳道里又痒又痛，身上总也热乎不起来。

“唉”，打更人叹口气，低头看黄狗佝偻着背，鼻子几乎贴到地面上，正琢磨着是不是该往街东去，那条街旁的小巷处有间废弃柴屋，可以趁机在里头先坐一会儿，等候卖粥的扁担王出来了，喝碗热腾腾的枣粥再回家。

心里这么想着，眼角突然一花，似乎又有一条狗从街旁窜了过去。

昌令县是一处人口不足五百户的下县，这人土生土长打了一辈子的更，谁家有几个娃几只猫狗早已心知肚明，现瞟见了这条黑影，虽然只是狗形，冷不丁地却只觉得眼生，肚里不由几分疑惑：“难道是条外来觅食的野狗？”他手里抱了更筒与槌子，一边狠狠抽了抽鼻子，一边把牛皮灯提得高高的，扭脖子向墙角处仔细看。

天黑如泼墨，更显出牛皮灯面盆似的一圈蛋黄光晕，朦胧地映在街上的青石地面上，那东西似乎正拱着鼻子在石堆缝里蹭，偶尔停下用前爪刨冻得硬邦邦的地面，老迈的黄狗不知怎的又精神起来，竖起耳朵屈

镇尸官

了前腿，后爪用力蹲在地上，冲着那东西汪汪地一通狠叫。

打更人的灯光也渐渐聚到石堆上，黑乎乎的一片乱瓦碎块，那东西形体也怪，比黄狗高出一头去，四肢躯干光滑，唯有头脸处毛发极旺，蓬乱的一把粗毛，听见动静，它慢慢抬起头，与打更人对了个正脸。

“啊呀——”打更人狂叫一声，猛地抛了手上物器，口唇哆嗦地一头仰天瘫软下去。

不知为什么，昨晚小严整夜没睡踏实，在床上捂着被子折腾了半天，天亮时才刚刚阖眼，却猛然听外面有人尖声大哭，妇女声音向来最凄最厉，贴着骨头削薄片儿似的，硬生生把他吓出头冷汗来。起身一问下人，方知道原来是隔壁的富户邹家刚死了人。

安稳觉是睡不下去了，他索性叫人泡了壶浓茶，一边漱口一边叹：“唉，我看邹大老爷病了三五年了，平日里人参虫草吃得一点起色都没有，照样面青唇白骨瘦如柴，有这一天也是意料之中，只可惜苦了他那些个才娶的姨太太，年纪轻轻就要守寡……”

旁边下人实在听不下去了，纠正道：“少爷，你说错啦，死的不是邹家大老爷，是他的第五房姨太太。”

“噗——”小严一口茶没含住，喷了一桌。顾不得擦嘴，瞪着眼问，“什么？难道死的是上个月刚讨的五姨太？”

“是，少爷。”

“是怎么死的？”

“嘿，这可是件大奇事！”那下人也是个喜欢搬嘴弄舌的，顿时来了精神，口沫四飞道，“其实四更天时我就听到动静了，邹家的人把门板扇得山响，赶出去一问，原来是五姨太睡到半夜突然惨叫一声，白眼一翻就不行啦，之后请来县里医术最高明的陈大夫都没救活，这不，刚才他们家佣人贴在门槛儿旁告诉我，其实大夫到时五姨太已经一命呜呼了。”

“那么陈大夫看出是什么病因了吗？”

“没呢，少爷，奇就奇在这儿了，那女人才十八岁，锄地的农户出身，

镇尸宫

平时身板健得能杀人，这下说没就没，而且浑身一点伤都没有，不过据那边有人说，三更天曾看到个穿白衣服的女人进了她的房，不过一会儿五姨太就死了。”

“胡说八道！”小严气到好笑，“少给我故弄玄虚，既然是不明不白死了人，就得上报县爷立案请件作验尸，要你们在这里装神弄鬼瞎啰嗦！”

正说着，门外丫头来传话说老爷命少爷去书房。小严不敢怠慢，忙换了衣裳跟去。

严家世代代是本地乡绅，自觉颇有一些体面，故教导子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分严谨刻板，虽然小严是他独子，倒也并不宠溺放纵，一大早俨然端坐，等儿子毕恭毕敬地进来请安。

好在小严这个人最乖巧，平日一点错处也不犯，严老爷倒是想拿他做法也没话头，欣喜之余不免有些小小遗憾，总是故意不给他好脸色，板着脸孔道：“这么早叫你来，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小严不慌不忙，先给父亲挽了把洗得雪白温热的布巾，又把那杆翡翠烟嘴的长烟杆烟丝捏得满满，小心翼翼地递上去，道：“只怕是为了隔壁邹家死人的事吧，那女人死得蹊跷，这事迟早要报官查办，我既为本地耆长，少不得要去堂下听命，父亲想是怕我年少无知，在大人面前说错话。”

“哼”！严老爷又被他说中心思，照例又是既喜又恼，勉强咳了一声，瞪他道，“光会在我跟前说得嘴响有什么用，到了大堂上要有礼有节才行。我告诉你，这耆长的差事并不简单，我干了二十年才摸出点门道来，你才上位，自有许多不明白的关节沟壑，你给我仔细听好……”

这一说又费了两炷香的功夫，说也怪，小严平时最火烧火燎的一个人，该蹦的时候那是上天入地地蹦，该静的时候竟也稳得下来，他面带微笑足足听到末，直到严老爷自己累了，叹一声：“今天先说这点吧，别小看了这份差事，咱们昌令县是著名的漏财短运县，入县口山道走向呈成丁字形，风水上的大忌，把好好的灵气运气都泄完了，所以县里自古

就没有出过得势的读书人，朝里的人宁愿派去岭南都不来这儿当官，说是有降无升的丧气地，故我也不指望你高官厚禄，能稳守住这个耆长的位子便好。”

“是，是，是。”小严一路应了下来，万分体贴，又给父亲添了茶，才退出来，才至廊下，就听墙外乱哄哄，原来是官内的差役来了，正在盘问原委。

“嘿！查什么查，明明是闹鬼呗。”旁边的管家小声道。

“别胡说。”小严喝他。

“哟，少爷，你可不知道，邹家不太平可有些日子了，前些时候我就听那里的下人说，常常在半夜里看到有穿白衣服的女人走来走去，可从来没人看到过她的脸，自从那时起五姨太就常嚷身上不得劲。”

“既然不干净，那怎么没看到邹家找人来做法事？”

“怎么做？你也听说过，新来的县太爷最恨鬼神跳大仙，上次城西有个人刻桃木小人施毒咒，本来只不过是个小案子，况且被咒的人并没有出事，以往的惯例是罚些银子再打上几十板就罢了，可县太爷一怒之下直接判了收监，自那之后，连街头算命张铁口的都不敢多嘴了，只敢算些风水与吉凶。这次邹家虽然有些不安宁，只是下面的仆人和五姨太在闹，只不过是一个姨太太罢了，邹老爷自己身子骨都弱，哪还有功夫管她的死活。”

“哼，这世上哪有什么鬼神，全是人自己闹的吧。”

“唉哟我的好少爷，这话怎么说的，小心别冒犯了仙家。”管家不知道怎么堵他的嘴才好，无奈跺了几下脚，叹，“还是让人先开饭吧。”

吃罢早饭，果然有人通知小严去县衙听命，随后到衙门处，知县赵彦弱已经端坐升堂，身侧立了师爷何茂并和主簿李格非，小严垂手立在一侧。

不一会儿，户长丁蔺也来了，他是个白且肥的老人，穿了身花团锦簇的缂丝棉袍，累得气喘吁吁，话也说不利落，知县叫人搬了把椅子给

他坐下。

堂下早跪了一男一女，看模样不过是普通的农户，年龄都在四十开外，此刻妇人跪前几步，哭道：“大人，我女儿死得冤枉呀。”

原来这两人正是五姨太的父母，一大早闻得死讯，匆匆赶去邹府看尸，事罢没有回家，直接上衙门告状来了。

赵知县不过三十五六岁年纪，本是个穷苦出身的读书人，因缺少朝中扶持，功名仕途上走了些弯道，他五官平实，唯有眉心深深一道竖痕，颇为沧桑。

当下话也不多，先命人去邹府把五姨太的尸体运来交给仵作查验，一个时辰后，仵作来报：女子身上不见伤痕，口、眼、耳、鼻间无血出，也用银针试过咽喉与内脏，毫无发黑中毒现象，死时口张眼开，面色发青，双手紧捏成拳，倒像是惊吓过度以至于气脉闭塞而亡。

话一出口堂外听审的百姓立刻哗然，众人交头接耳道：“又是吓死的？今天早上城东处也死了个更夫，据说也是吓死，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是不是真的闹鬼？”

“哪个在妖言惑众！”赵知县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个‘鬼’字，闻言命令左右，“再听到有人说这蠢话，一律给我拿下掌嘴。”

顿时堂内外静寂一片，谁都不敢出声。只听堂下的报案人哀声求道：“大人，哪有好好的人会被吓死？就算是吓死，也一定是邹家派人害我女儿，变着法子把她作践死了，求大人明鉴。”

五姨太的母亲捶胸顿足哭哭啼啼，知县连连拍案喝止，闹了半天，还是就此结了案，五姨太是邹家的人，尸体照旧归邹家发丧。

小严头一次听堂，觉得什么都新鲜，旁边户长百无聊赖像是随时都能打呵欠，丁蔺是昌令县的富贾，专管各户税收财赋，在本地也算有头有脸。而堂中论到年纪资历，只有小严是老么，又是头一次出来听差，故一举一动敛气凝神不敢有丝毫差池。

罢堂后，小严借了父亲的名头去看邹老爷，邹府与严府只隔了道粉

墙，小严年幼时也曾爬墙过去摘花弄草，对邹府上上下下非常熟络。他立在团花锦绣地毯的大厅里，看到邹老爷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确实病得不轻，年纪比严老爷还小三岁，却面色萎黄身体羸瘦，左右看都像七老八十的人了，看到他，小严就想到那具已入棺的女子尸体，即使是死了，那女子仍然肌体丰润，那样浑圆的膀子纤细的腰肢，可惜是配在老邹身边。

“替我向你父亲问好，咳……咳……让他好好保重身体，咳……别像我这么老迈，咳……”

“是。父亲命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为老爷效力，姨太太的丧事准备怎么办？”

“咳……你的心意我领了，只怪那女子福浅命薄，虽然她娘家人不懂道理，咳……我却不能不管，到底是我邹家的人，还是按规矩停放七日入土到祖坟吧，咳……”

“是，届时我一定登门出力。”

邹老爷虽然病弱却还不至于糊涂，还是叫人在院里搭了尸棚做法事，道士挤得满满的，又花钱雇人号丧，吵得隔壁的严府也不得安宁。

严老爷连碧螺春都喝不下去，叫人去找儿子，都说是在邹府里。严老爷不悦：“这孩子，人家是在办丧事，他去凑什么热闹？也不怕沾上晦气。”

其实小严倒不是去看热闹，在衙门时，主簿李格非曾暗地对他道：“严公子是不是该经常去邹家看看，以防有人伺机滋事。”他的年纪与小严相仿，都算是新官上任，彼此颇有些惺惺相惜，少不了明里暗里提点一番，小严是才到位的耆长，专司本地贼盗治安，李格非的好意自然一听就懂，忙道：“是。”

邹府现在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常，一众道人已吃了开经面，打动铙、钹、丁当，念了一卷经，下人又摆上早斋来。八众道友，连司宾的相公，共九位，坐了两席。

镇尸官

不出所料的是，五姨太的娘家果然来上门吵闹，正阻在房中哭成一团，两席正座便眼巴巴瞅着他们胡闹，斋也吃不得，经更念不好。大伙儿正不知怎么是好，幸亏得小严及时赶到，他本来就机警伶俐，又带了几名膀大腰圆的邹府家丁，一进门先用眼色镇住全场。那些闹事的人不过是为了讨钱，症结关键只是款项尺度，于是周旋了一番，幸好邹老爷也不是个小气的人，两厢暗地里调和商讨妥当，终于保全了颜面。

解决了矛盾争端，邹老爷少不了把他大力夸赞一通，小严自己心里也挺高兴，客气了几句便告辞出来，院子里支了满满的香烛纸马，又设了礼金挽联桌，人来人去声音嘈杂。

小严手持拂尘从时念时唱的道士们身边挤过，从端了盘子准备上丧食的厨子身边擦过，地上铺了棉垫子给人叩头，几个花钱雇来的女人嚎得格外辛酸。他目光穿过忙碌的人群，各个相关或不相关的人物，最后在西北角靠墙的地方停住。那里毫不起眼的坐了一个人，垂头像是在沉思，然而小严只过多看了一眼，他便立刻抬起头来，神情平静，但双目炯炯，隔了人群与香火烟雾，冷冷地与小严对视。

一瞬间，小严心里只剩下一句话：昌令县里怎么会有这等人物？

他年纪不大，约二十五六岁，面色白皙，生得比县里最斯文的书生还要清秀，眼瞳浓黑，里头看不出半点心思，更显得皮肤苍白，浑身上下干净得像是几笔白描。他穿了什么衣服如何打扮都不重要，只这一张脸便叫人过目不忘，别人眼里再看不到其他细节。

看着这张异乎寻常的脸，小严愣在原地，一时不知是该继续走出去，还是索性上前打招呼，昌令县巴掌大小的弹丸之地，这样风神秀骨的男人可不多见，怎么以前从未听人提起？

他这里暗地里盘算，那人也同样眼睛不眨地看着他。见小严生得面白唇红，身材高而瘦，天生一张娃娃脸，不笑时仍带三分笑意，叫人见之可亲，平常走在路上，无论男女老少，哪个不爱和小严玩笑招呼？可这次却遇上顶头货，那人冷冷地看着他，目光似外头水塘面，薄薄地结

了一层冰。

小严嘴角本来已经往上翘，寻思着是不是要借机打个招呼，这下便被他的目光结结实实地冻在那里，无法延伸出来。

道士抑扬顿挫地念完词，放下拂尘又捧了香炉，绕着棺材开始走圈，香烟袅袅地迎面漫来，把小严的眼熏到酸涩，他眨眨眼，才发现那个墙角里的人已经低下头，像尊化石般坐在原地，连衣角都不动一下。

“什么路道？”小严自言自语，再不去多事，一挥衣袖出了邹府。

二

自此之后小严便心生疑惑，借故常在邹府出入，经常看到那个人，总是在午后时分迟迟而来，从黑压压一群人中低头穿过，态度从容，若无其事去角落里坐下，小严始终记得那张脸，冰雪一样。

他找了邹府的管家刘荣打听那人来历，回答说也许是邹老爷的远房亲戚，从来不与人搭讪，来时就坐在角落里，看人品模样本不该是个打秋风的，也不像是来借机寻衅滋事，行迹很古怪。

“是不是你们老爷在外头弄出来的孽根？”小严开玩笑，刘管家嘿嘿地笑了，悄悄说：“这事也说不准呢，不过这位公子长得忒俊俏，怕我们老爷没这个种。”

“事实如此。”有人淡淡地接道。

一回头，那男子竟然已站在身后，沉着脸，冷冷地看着他们。

小严与刘管家同时吓了一跳，像在菜市上被人当场拿下的小偷。刘管家再老练也不禁红了脸，他打着哈哈道：“我去招呼客人。”

小严溜不掉，也不想溜，真难为他了，脸上居然半点尴尬也没有，极大方地向那人微微一笑：“不知这位兄台贵姓？”

那人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唉，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没礼貌的人。”小严搔着头皮，很无奈的发牢骚。

五姨太生前没有受到重视，死后却十分风光，法事整整做足七天，众人围绕吟唱香火不绝，连生病的邹老爷也让人扶着在灵柩前洒了几滴老泪。是真是假，对于死人来说都已不重要，小严突然想起她出嫁时邹府的轿子停到后门口，自己正好也从后门溜出去，两相打了个照面，

也算是有一面之交了，于是便点了三支香上在棺前。

停七之后尸体就能入土，最后一天也是道士们取钱的日子，故唱得分外卖力，一柄柄拂尘上下翻飞，白花花煞有介事，发完工钱后，邹老爷请小严进去坐坐，让人给他端了盏新到的大红袍。

“这些日子幸亏有严公子相助，唉，只怪我家男丁单薄，连办场丧事都短人手。”

“哪里哪里。”小严肚里好笑，其实邹老爷膝下有三个儿子，除了在外经商的三公子，其他两位公子专管吃喝玩乐，整天混在城东赌局与各地酒楼，将来哪会有能力继承生意，这确实是他的一块心病。

只怪小严太过机灵能干，实实在在地触到了邹老爷的心病，不免感慨起来，硬拉着他留下吃晚饭，直到月头偏西，邹老爷面色通红步履蹒跚地肯入内室，小严才能起身告辞。

刘管家在前面掌了灯，一路陪送，小严恐他年纪大了，怕吹风，客气了几句自己提了灯笼过来。经过院子时，他忽然听到“嚓嚓”的声音，虽然已有四五分酒意，仍生警觉，便渐渐停下步子。

邹府的院子本来宽敞，到了晚上更显冷清，借了朦胧的下弦月色和手上晕黄灯光，小严看到墙角下临时搭起的停尸棚，门上白色幔子正随风轻摇。

不知怎么的，他觉得冷，伸手慢慢把衣襟裹紧，眼睛盯着那片白色的停尸棚，声音正是从那里传来的。

冬夜，人少的地方本来就有寒意，像太阳永远晒不到的角落，似霉非霉，隐约吐着白蒙蒙的冷气，所有的东西都静止凝结，于是偶尔有什么在响动，就显得特别阴森。小严虽不是个胆小的人，可此时也觉得心里发毛，他瞪着白幔与黑洞洞的棚子，看了一会，便猛然大步走过去。

世上难道真的有鬼？如果真有鬼，小严也相信人有阳气，可以与之对敌，他用力擦开停尸棚口处悬的垂帘，提起灯笼往里照。

五姨太睡的是口普通的实木棺材，白天看还不觉怎么样，一到晚

上，特别是昏暗的灯光下，棺材孤零零地摆在棚中心，四周纸人烛架耸立，白色垂幔无风自动，诡异地闪着森白的光。

小严仗着一身酒气冲进停尸棚，真正进去了，才觉得汗毛竖起，开始有些害怕，真是的，人何苦和鬼怪争强夺胜？他这么想着，准备往回退，脚下才一挪动，突然耳旁“咯嗒”发响，像是指头叩在木板上，快速地弹了一记。

“什么东西！”小严厉声喝道，把灯笼举得高高的，努力张大眼循声去看。

灯笼里点了支素蜡，那火焰开始发出浅碧色的光芒，并且还滋滋地作响，像是随时随地都会熄灭似的，绿纱色的火光把小严的脸都映青了，像是有只无形的手，提着他头发汗毛一起往上拔，黯淡的烛光里他看到棺材旁边有团黑乎乎的影子，什么东西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忽地动一动，露出雪白森然的牙。

“呀！”小严终于忍无可忍，把手上灯笼没头没脑地往那团影子上砸过去。

“嘿！”那团影子叫起来，迅速地跳起来躲开。竟然是一个坐着的人，此刻他站起来，颀长高挑，手长脚长，忽地从棺材旁闪过。

原来是小偷！小严马上醒悟过来，身上立刻就不发软了，他挽了袖子堵在门口，大声喊，“来人！抓……”

贼字还没来得及叫出声，突然脸前一黑，那人身形如鬼魅，已经冲到他面前，一巴掌堵在他嘴上。“别吵，是我。”那人低低地道。

小严浑身汗毛剑拔弩张，哪管他是谁，本能地伸手就推，他也是学过些功夫的，平时自认为身手不错，抓鬼是不可能了，抓贼的本事还是有的。

谁知三招五式之后，小严被他一记踢在肋下，扑通仰面而倒，那人不等他后背着地，已经抢身而上，一手扼了他脖颈，另一手还捂住他的嘴，沉声道：“我是邹老爷请来的镇尸官，你别再大惊小怪！”